

大山的回响

——三个民族自治县的70年巨变



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城南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的扶贫车间，留守妇女在制衣车间工作(8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 范培琨摄

金风送爽，8月，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东乡族自治县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相继迎来自治县成立70周年。当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全国脱贫攻坚任务的“硬骨头”县及甘肃省唯一的边境县70周年县庆，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相遇，当年深山戈壁中求生的三个县，交出了怎样的答卷？

憾山——憾山：反贫困、战天地

东乡县属于“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大山在这里拧成疙疙瘩瘩，条条沟壑把山坡分割成七零八碎的条块，人们深困其中，当地人形容自己的生活“水比油贵，路在崖边，校在天边”。

仿佛认定了这片土地只能生长贫困，年轻人纷纷离家外出打工。与东乡县同龄的70岁东乡老人白银中，只能带着孙辈过留守生活。

“妹妹有一次上学摔断了胳膊。”白银中的孙子、14岁的白义说。

挥别大山，换个活法，成了白银中生命里最大的期盼。

2019年11月，在当地政府的主导下，白银中一家7口告别爬不完的沟沟坎坎，搬到城镇开始了新生活。

一家人分到了一套楼房。电梯直达家门口，拧开水龙头水流清澈……直到现在，白银中还在努力学习使用抽油烟机，白义则用“惊心动魄”形容第一次坐电梯的感受。

搬出大山天地宽，走出大山心敞亮。“十三五”以来，东乡县共实施易地扶贫搬迁2.8万人。

白银中带领全家搬迁时，扔掉了烧柴的大黑锅等很多旧家伙，但有两样“旧家伙”白银中舍不得扔，一样是挑水的大水桶，一样是以前专门走泥路穿的“泥鞋”。

在东乡人的眼中，水和路的改变，跟命运密切相关。

取水上山，人挑畜驮，遇到恶劣天气，取水就更难了，几乎每家都有一个壮劳力被牢牢绑在“水”上。

“有时候挑到半道摔倒了水洒了，恨得人想哭。”白银中说，他的老腰病就是多年挑水落下的。

东乡县将饮水安全作为“两不愁”的保障重点。在一大批项目的支持下，分散在上千条梁峁和沟岔中的1800多个自然村，基本实现自来水入户和安全饮水全覆盖。

为推进经济开发区创新提升，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江苏出台20条政策措施。

江苏省商务厅副厅长朱益民在12日召开的江苏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为高水平推进开放合作，江苏将支持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等机构，对重大外资新设或增资项目给予奖励，建设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和外贸公共服务平台，推进关税保证保险试点工作全覆盖。

为优化经济开发区机构职能设置，将推进大部制改革，实行扁平化管理，职能机构以下原则上不再设置管理层级，编制、岗位和资源向招商引资一线和服务企业一线集中。允许经济开发区开发运营主体在境内外上市，发展债券融资。

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张旻说，将加大对经济开发区的放权赋能力度，借鉴自贸试验区各项改革经验，推动相关领域省级管理权限下放。计划于今年底制定出台全省经济开发区深化“放管服”改革实施意见，在开发区的赋权上，强化精准赋权、全链赋权和审管衔接。

据介绍，今年1至8月，江苏各级经济开发区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7997亿元；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884.4亿元，同比增长6.7%；引进1274家外商投资企业，完成实际使用外资164.2亿美元，同比增长9.7%。

新华社记者 郭生竹

江苏出台20条举措推进经济开发区创新提升

江西婺源农民“晒”出美好生活

深秋，走进四面环山的江西省婺源县江湾镇篁岭村，瓦蓝的天空下，白墙黛瓦的古朴徽派建筑与晒匾里的辣椒红、南瓜黄等交相辉映，吸引许多游客前来观赏。

每年秋收后，村民将家中农作物在楼前院落等空地晾晒，被称为“晒秋”。70岁的曹秀云裹着头巾娴熟地翻动着晒匾里铺开的农产品，掩映在一片“金黄火红”之中。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扛着锄头，唱着四季歌，就是之前的生活。”曹秀云说，十年前这里还是交通不便的穷山窝，村民守着几亩庄稼地讨生活，一些年轻人外出闯荡，村子成了空心村。

好山好水好风情，村民捧着金饭碗却受着穷。为盘活沉睡资源，当地引入

驯马、售马，牧民奔向好日子，“养殖小规模”变成“销售大产业”。

随着生活持续变好，天祝人不再“种什么、吃什么、剩什么、卖什么”，转而种起了“洋庄稼”藜麦。

藜麦被营养学家称为“粮食之母”和“太空食品”。2017年，天祝县调整产业结构，引入藜麦试种，统筹推进“农业+旅游观光”的经营模式。

截至目前，天祝县藜麦种植面积达11.6万亩，平均亩产值1700多元。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有1.2万人靠种植藜麦，让日子开出“幸福花”。

24岁的东乡族妇女马八苦热也有了“工人”的新身份。每天早上，在家里安顿孩子吃过早饭后，步行5分钟，她就到了上班的地方。

2019年11月，方大集团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她居住的小区附近组建了制衣扶贫车间，为贫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收入能负担全家日常开支，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感觉一切都完美。”马八苦热很珍惜眼前的生活。

在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合作社等带动下，产业扶贫带动效益更加凸显。截至2019年，东乡县共建成运行扶贫车间35个，帮助上千名东乡妇女在家门口变为产业工人。

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对口支援，使东乡县域经济从一穷二白到大幅提升。2019年，东乡县实现生产总值32.7亿元，与1990年相比增长65倍。

生活顺心，日子精彩。产业的高质量转型也将无数牧民送上了发展快车道。

畜牧业是肃北县的传统支柱产业之一。70年来，作为“马背上的民族”，蒙古族群众彻底告别“风餐露宿”。在“草畜平衡”“退牧还草”“退羊养驼”等政策帮助下，牧民们的牲畜存栏量不断下降，但收入不降反增。不少牧民走下马背，告别草原，在城里开启了现代化的生活。

“过去，人能不能吃得好，全看羊能不能吃得好。羊能不能吃得好，全看老天爷的‘脸色’。”距离肃北县城近100公里的党城湾镇红柳峡村，是纯牧业村。身为老一輩牧民，提起牧民生活的变迁，75岁的那木德力有说不完的话。

2012年起，肃北县引导牧民维持“草畜平衡”，每年给牧民提供各种草原奖补人均3.6万元。从那时起，牲畜总量逐年减少。

那木德力家有草场1.3万亩，但他只养了50峰骆驼和30多匹马。牲畜减少了，但收入不减反增。去年，他卖了5峰成年骆驼，仅这一项就有近5万元收入，他和老伴每年还能领到7.2万元“草补”。

老有所乐，老有所依。那木德力步入了幸福的晚年生活。他说：“吃过了苦，才知道现在生活有多甜。”

旧颜——新颜：新生活、新希望

70年奋斗不止、拼搏不断。陇原大地上的少数民族自治县经历了奇迹般的巨变，旧貌换新颜。环境更美了，生活更富裕了，人们的精神更足了，新希望在这里迸发。

人均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是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拦路虎”。不遗余力推动教育事业加快发展，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共识。

管理负责人。“既能赚工资，还能照料家庭。”曹来说，妻子也在景区员工食堂做后勤，夫妻二人成了景区的双职工。

随着旅游业的發展，一些村民依托景区进行创业。走在篁岭景区，游客常能看见用纸伞、婺源龙灯、龙尾徽砚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制作的工艺品。越来越多村民回到古村发展，经营茶坊、酒肆、书坊、砚庄、钱铺等，实现增收致富。

“晒秋时节往往是生意最红火的时候。”眼看着村里旅游业越来越火，村民曹顺林去年开了一家农家乐，如今越来越忙，钱包也越来越鼓。

2019年，篁岭村人均年收入从旅游开发前的3500元增至4万元，户均年收入从1.5万元增至13万元。他们“晒”出的，是自己的美好生活。

新华社记者 姚子云 熊家林

金秋十月，河北唐山遵化市各家核桃专业合作社的场院里，社员们忙着将收购的核桃晾晒、精选、装箱、外运销售。

图为10月13日，邮政快递车在河北唐山遵化市东田寨镇一家合作社场院将核桃装车。

新华社记者 刘满仓摄



浙江“三业联动”帮扶贵州高质量脱贫

2013年以来，浙江杭州市和宁波市坚持产业、就业和社会事业“三业联动”，帮扶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高质量脱贫。如今，两州贫困发生率降至1.2%以下。

依托产业脱贫致富

走进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望丰乡三角田村的吉利茶旅文化示范基地雷山云尖茶叶加工车间，一股股茶香沁人心脾。摊青、杀青、烘干……一系列全自动制茶工序井然有序。

“九山半水半分田”的雷山县总人口不足17万人，少数民族人口超过90%，全县人均1亩茶园，但品牌知名度不高，茶农收入有限。2018年，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捐赠2000万元新建全自动茶叶生产线和2700亩茶园，为当地新增180个就业岗位。

雷山县云尖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春艳说，杭州产业帮扶，不仅管茶叶的品质和生产，更管茶叶的品牌和销售，推动整个茶产业链提档升级。

黔西南州依托宁波帮扶资源，积极打造“一县一业”，扶贫全产业链格局逐步形成。

在黔西南州兴仁市潘家庄镇，原本光秃秃的荒山如今种了1200多亩蓝莓。蓝莓生态园负责人令狐云说，得益于宁波市的300万元产业帮扶资金，当地逐渐发展起蓝莓产业，村民脱贫致富有了新依托。

据宁波市挂职干部、黔西南州政府副秘书长许文平介绍，2013年以来，宁波市已在黔西南州投入财政帮扶资金13.89亿元，实施帮扶项目712个，覆盖带动40余万贫困人口增收。

引导群众创业就业

近年来，杭甬两地通过“浙籍企业、技能培训、扶贫车间、能人创业”等方式，构筑东西部扶贫的就业高地。

幼时丧父、从小与奶奶相依为命的杨武治，是黔东南州天柱县的贫困户。2019年参加了杭州市中华职教社举办的培训后，成为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的员工，如今月收入1万多元。

“为提高贫困人员的专业技能，杭甬两地通过‘浙籍企业、技能培训、扶贫车间、能人创业’等方式，构筑东西部扶贫的就业高地。”

幼时丧父、从小与奶奶相依为命的杨武治，是黔东南州天柱县的贫困户。2019年参加了杭州市中华职教社举办的培训后，成为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的员工，如今月收入1万多元。

“为提高贫困人员的专业技能，杭甬两地通过‘浙籍企业、技能培训、扶贫车间、能人创业’等方式，构筑东西部扶贫的就业高地。”

从“因残致贫”到“带头脱贫”

——吉林靖宇有这样一位“脱贫英雄”



9月25日，在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大北山村，高秀虎整理灵芝孢子粉收集袋。新华社记者 张楠摄

长白山脚下的乡间，阵阵秋风吹来，已有些许寒意。走进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大北山村，灵芝种植大棚整齐排列，鼓风机嗡嗡作响，农户们忙着收集灵芝孢子粉，阴干、粉碎、打包……小小的灵芝，是他们致富的希望。

在大北山村，提起灵芝产业，所有村民都会对高秀虎竖起大拇指。这位腿有残疾的农民，凭着一手灵芝种植好技术，带领乡亲们走上了致富路。村民们都说，高秀虎是他们的“脱贫英雄”。

“我不是英雄，就是个农民。”高秀虎很腼腆。

“脱贫英雄”高秀虎，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低谷。十多年前的两次车祸，让高秀虎的左腿基本丧失功能。治疗、手术、卧床……高秀虎没了生活来源，欠下21万元债务，成了贫困户。

最难的时候，村委会找到他，要给他家低保。可是却有人说闲话：“他家原来倒腾特产，肯定有积蓄，凭啥低保。”高秀虎拒绝了村里的好意。“人穷志不穷，卖猪生活不能‘懒’。”高秀虎说。开小卖店、养殖蛋鸡、种粮食……一家人倔强地张罗着生计。

大北山村气候寒凉，粮食收成差。一个偶然机会，高秀虎接触到了灵芝种植。“咱这里适合灵芝生长，种灵芝是致富好路子。”

在白山市、靖宇县残联和科协的资金支持下，2012年高秀虎租下村里一块地，开始种灵芝。

这期间，靖宇县开展脱贫攻坚，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特色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借着这股东风，高秀虎的灵

州市近年来还开展“吉利成蝶班”“现代学徒班”等订单式培训，累计就业技能培训1.3万人次；并组织近600名贫困学生到杭州市各类职业院校就读。“杭州市挂职干部、黔东南州副州长沈翔说，目前黔东南州累计输出到浙江就业的贫困人口有3.3万人。

在黔西南州晴隆县的龙发服饰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正赶制订单。这个雨黔共建的“扶贫车间”现有员工120余人，其中85人来自贫困户家庭，已累计带动500余人增收脱贫。

“今年以来，宁波市克服疫情不利影响，通过专车接送等方式，组织近3000名贫困户到宁波市务工，人数比去年增长40%。”许文平说。

在帮扶中，杭州、宁波还把目光瞄准当地“能人”，引导群众创业。近年来，杭州市凭借数字经济优势，帮助黔东南州培训近4000人次电商人才，帮助1665名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

得益于杭州市临安区人民医院的帮扶，黔东南州施秉县人民医院2016年以来实现了重症医学科、新生儿科、康复科和感染科从无到有的突破，骨科、普外科、妇科手术等逐步成熟，群众看病逐渐回流到县医院。我们院2019年门诊人次达157050人次，较2016年增长6.1%；住院人数达17361人次，较2016年增长4.5%；手术量3421台，较2016年增长3.9%。”施秉县人民医院院长欧阳业凡说。

2019年以前，晴隆县一些中小学的饮用水存在含泥量多、消毒药味重等情况。为了让贵州孩子喝上干净水，宁波市宁海县一些爱心企业和社会人士为当地32所学校安装了50万元的净水设备，2.2万余名教师、学生受益。

宁波市78个经济强镇、244所学校、90所医院分别与黔西南州86个乡镇、321所学校、144所医院结对。杭州102家社会组织结对帮扶黔东南州356个贫困村。在多方合力下，黔东南州和黔西南州贫困发生率目前已降至1.2%以下。

新华社记者 李平 罗羽 吴帅帅

新华社记者 李平 罗羽 吴帅帅

新华社记者 李平 罗羽 吴帅帅

新华社记者 李平 罗羽 吴帅帅

新华社记者 李平 罗羽 吴帅帅

新华社记者 李平 罗羽 吴帅帅

新华社记者 李平 罗羽 吴帅帅

新华社记者 李平 罗羽 吴帅帅

新华社记者 李平 罗羽 吴帅帅

新华社记者 李平 罗羽 吴帅帅

新华社记者 李平 罗羽 吴帅帅

新华社记者 李平 罗羽 吴帅帅

新华社记者 李平 罗羽 吴帅帅

新华社记者 李平 罗羽 吴帅帅

新华社记者 李平 罗羽 吴帅帅

新华社记者 李平 罗羽 吴帅帅

新华社记者 李平 罗羽 吴帅帅

新华社记者 李平 罗羽 吴帅帅

新华社记者 李平 罗羽 吴帅帅

新华社记者 李平 罗羽 吴帅帅

新华社记者 李平 罗羽 吴帅帅

新华社记者 李平 罗羽 吴帅帅

新华社记者 李平 罗羽 吴帅帅

脱贫攻坚